

【芬兰】于尔约·列胡宁 著



ELÄMÄNI
monet roolit

我一生的多样角色

——从农家娃到大企业家

译者 醉石



PDG

线装书局

我一生的多样角色

——从农家娃到大企业家

【芬兰】于尔约·列胡宁 著

醉 石 译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一生的多样角色：从农家娃到大企业家 / (芬)列胡宁著；醉石译。—北京：线装书局，2005.11

ISBN 7-80106-446-1

I .我... II .①列...②醉... III .列胡宁—自传

IV .K835.315.3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3879 号

ELÄMÄNI monet roolit

© Yrjö Lichunen 2003

线装书局享有本书中国大陆地区简体中文版专有权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：01-2005-5600 号

我一生的多样角色

——从农家娃到大企业家

作 者 【芬兰】于尔约·列胡宁

译 者 醉 石

责任编辑 阿 梦 冯 欣

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

地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话/传真 010-64045583

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90 千字

印 张 4.75

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书 号 ISBN 7-80106-446-1

定 价 29.00 元

目 录

致读者 (5)

农家娃 (7)

上学—喜爱滑雪—爆发了战争—新鲜鱼—父亲给的会算账的脑袋—过节—兔子肉很好吃—劈柴和伐木—玩垄断—十岁的商人—玩牌赌、扑克赌、二十一点一下棋成了我的爱好—父亲是有影响的重要人物

学习粉刷 (23)

鞋匠有许多活—经常想家—脑袋受得了吗?—第一次粉刷活—灰浆粉刷技巧—重视勤奋—冬天进行学习—夏天承揽新工程—我的第一部汽车—奥运会那年服兵役—建立家庭—冬天开垃圾车—木头鸟的永久纪念—托起帽子

粉刷悬挂作业架子工 (38)

委托人的重要性—“转悠和视察”—木匠加入了进来—自行车上房脊—第一处自己的住房—专家的帮助—靠贷款起家—漫长的工作日—大工程—设计油漆灰浆的颜色—丢失作业架—体育场的工程—色调和色彩的明暗度—帕伏·努米细查账单—客户的稳定

父亲和爷爷 (52)

全家汽车野游—别墅的生活—爱好钓鱼—搬入更大的房子—孩子们开始夏天打工—随着孩子们的加入业务不断扩大—当爷爷很惬意—一起钓鱼—孙子们在成长—成功的秘诀

从粉刷作业架走向世界 (63)

去雅尔塔晒太阳—有意思的结识—下一次是去意大利—小错误和大失

策—我计划在卡那利岛建房子—斐济群岛应当去看看

飞往中国..... (75)

好客、友好—开始对去中国旅游感兴趣—商谈者和牵线人—实现中国之行—有意思的旅行伙伴—自行车的北京—第一次登上中国长城

多国合作..... (86)

彼得堡的工程—派一千万劳动力都行—争夺生意—我们去俄罗斯—运大米到彼得堡—下一个工程是在西伯利亚—保安警署对我有了兴趣—最后又到了莫斯科—为大使馆建两处桑拿

与中国人的合资企业..... (100)

到处总有礼物—突然的建议—去中国签定协议—谈判进展顺利—事情引起广泛的关注—三集装箱物品—一切看来很好—昂贵的代价—关系仍然很亲密—钓鱼是共同的爱好—一次揪心的洗桑拿活动—养鸭场的故事

当演员..... (116)

会见艺术家—在布莱瓦尔蒂餐馆的桌边—对演配角很有兴趣—在大导演们中间—圣诞节那天上电视—又当一次媒人—我演批发商瑞尔霍—在摄影机前表演自如—难忘的影片《8颗致命的子弹》—警察监视下的真正烧酒—绝妙的艺术家天赋—影片中有列胡宁公司的广告帽—喝酒既允许又不允许—电梯的电动机成了旅行者—在监牢里—电影招徕朋友和生意

不能忘记的米科..... (132)

艺术家的性格和生活—和米科一起钓鱼—访问魔术家—谁是欧洲最佳打呼噜高手?—埃菲尔铁塔—巴黎警察局—没有钱的朋友—盖比果洛的婚礼—最后的夜晚

企业家和商人..... (141)

孤家寡人谁也玩不转—保命医生常在—会计和法官—牧师无妨也要有

致读者

鞋匠、粉刷工、企业家、经理、演员、饭店老板、旅行者、钓鱼爱好者、管理员、父亲、爷爷、朋友……这就是生活赋予我的多样角色，我的书将对这些角色进行叙述。

我写这本书，一是因为我的许多朋友鼓动我写，再则我自己也想作些回忆并且和他人分享我一生的种种经历。

我父亲的传统也使我有责任要写。我的父亲J·A·列胡宁，1897年出生在帝俄时期的芬兰。一生中，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思想活动。他的记述现存于工人档案馆的回忆录分部里，人人都可以阅读。如果说，我父亲一生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坎坎坷坷，那么我的一生也是这样的。正如我所期望的，我这一生是多方面的、丰富多彩的。

最后下决心动笔来写，还是在大约一年前我们公司的一次圣诞节聚会上，我的商界朋友建筑师尤卡·科索宁和管理员玛蒂·海依诺他们俩一再催促的结果。

后来还找到了一位好编辑拉伊娅·拉乌迪阿依宁，是她帮我作了文字修改才有了现在拿在你手上的这本书。感谢她的合作。还要感谢我姐姐的儿子我外甥阿赫蒂·萨里拜法学博士，是他好心地通读了全文和作了修改润色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将尽力来叙述我一生的各个阶段：在阿西卡拉县萨劳萨里村的童年、迁居赫尔辛基、最初的粉刷工作、建立家庭、事业的扩展，以及为我打开许许多多新的领域的好友关系的产生。

这本书在介绍我的一生的同时，也反映了一段历史时期，其本身也就是一段小小的芬兰历史。我出生在一个佃户小农家庭。后来为想过上

好日子移居赫尔辛基，在那里开始当一名粉刷工人，最后成为建筑领域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老板和总经理。

由于我的性格——十分好奇和爱好新鲜事物，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很有意思的人，并且很快地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。我参与过酝酿乘飞机去中国的旅行，1980年代我就已经在我们的俄罗斯工程中使用了中国劳动力，后来还在芬兰创建了第一家芬中合资企业。

我一生中的一剂调味品是演艺工作。1960和1970年代，我在芬兰的许多电影里扮演过角色。角色虽都是些小的配角，但是这些角色却也使我出了名，从而也对我的商业经营起了独有的作用。

我作为一个企业家已经有五十多年了。我的一生是艰苦坎坷的，但是对此我着实是十分满足的。我的一生是十分丰富的，它给我带来了家庭，带来相当好的收入，带来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和商业伙伴。我很走运我总能招聘到很好的工人，在我们的公司里始终存在着相互谅解和良好的风气。

我被多次问到，我的成功秘诀是什么。在这里我坦诚地告诉大家：首先是自己良好的职业技能，再就是能和别的人很好相处。要很好地牢记和慎思生活的现实。

一天八个小时是不够的，必须要拼命地干活。工作必须干好、干得完美。在一切事情上都必须诚实。诚实最终会得到好报，撒谎和玩弄鬼伎俩是没有出路的。

于尔约·列胡宁

2003年12月1日 于赫尔辛基

农家娃

我是 1932 年 6 月 7 日出生于阿西卡拉县萨劳萨里村的农家娃，是家里的老小。村里有个自学成材名叫玛悌尔姐·拉科索宁的助产士，是她在桑拿房里把我接生到人世的。在我之前家里已经有了三个孩子。老大是姐姐芜奥科，她之后有两个哥哥阿尔伏和萨洛。

我的父母是 1925 年结婚的。父亲约翰·阿道夫（阿托）·列胡宁 (Johan Adolf Liehunen)，于 1897 年 9 月 10 日出生于阿西卡拉县赫里莱村。夏天的时候，他在拜岩台地方当驳船船长，冬天靠伐木养活自己和家人。

老爸一生都记日记，通常把自己的名字简写成 J.A.。在定居萨劳萨里村之前，他曾在外地到处打工干活，1915-1916 年甚至曾去过当时的沙皇俄国。他非常勤劳，但是他的生活却不轻松，后来还更艰难。

我母亲名叫玛尔达，娘家姓萨洛宁，家住在霍卡拉地方苏依瓦地峡的萨洛村。她出生于 1895 年 12 月 9 日。我姥爷艾里克·萨洛宁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他就住在我家近旁的一个小小农舍里。

母亲的一生十分辛劳。我家孩子多，除了家务她还要给本村许多富有人家干活，给主人按摩。每天晚上，12 平方米的农舍里手摇纺车嗡嗡地响个不停。她自己梳羊毛，自己纺毛线。然后她把毛线织成难有销路的袜子和手套。

我家房子的确不大，按照原来老住户家的姓，人们习惯把它叫曼德林家。一应所需的东西都要放在这 12 平方米的屋子里：烧木柴的灶，灶旁边几个柜子，木头箱子，桌子和床。桌子底下是碗柜，碗柜上一个盒子是父亲存放文件和笔记本的地方。笔记本里老爸除了记日记外，还要仔细地登记收支账目。

屋子里除了要取暖的房间外，就是冷的过厅，冷的储藏室，当然还有桑拿和附带的烤面包用的炉子。屋子里没有自来水，我家也没有井。早先父亲总是要到一公里外的地方去打泉水。本来可以到更近的卡姆皮拉家去打水，可这个佃农就是硬着头皮不干。

我家的房子是建在租借地皮上，为此每年要给卡姆皮拉家干一定天数的农活来抵租。直到1950年代佃农被允许购买所住地皮时，我父亲才买下这块房基地。那时候，我父亲把这座农舍改叫松林村。与松岭其他的佃农农舍不同的是，我家正处在村子中央，在卡姆皮拉家耕地边的一个小山包上，和萨乌科拉庄园挨着。

小的时候，有两个冬天，我就睡在晚上才拼起来的两个板凳上。后来大哥外出后我才能睡在床上。我根本不记得大姐芫奥科啥时候离家的，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去了赫尔辛基吕蒂婶子家。小小的农舍里确确实实是容不下所有的人。

尽管如此，也象在姥姥家过节一样，在我们家也过节。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小小的家里总会有圣诞树，老爸戴着面具装扮成圣诞老人。圣诞老人的礼物是一些糖果和母亲织的手套和袜子。

上学

我童年时候最美好的回忆是我开始上学。我兴致勃勃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当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时候，我高兴极了。

——你要念大人的书了。我记得村里的人这样对我说。

我家所有孩子都在萨劳萨里村上了国民学校。学校很近，有一公里路远。我后来在万思居国民学校继续上学，还在苏洛·莱依伏家鞋店当鞋匠学徒。

那时候，在夏天本也应该穿上鞋子。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只要雪一化掉我就开始光着脚乱跑，有时候甚至雪还没有化我就光脚了。秋天，我也一直光着脚，直到受不了的时候为止。

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能上中学。我也想上中学，但是穷人家没有钱上不了。我曾写信给我在前线的大哥阿尔伏，想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他从前



上：我的母亲玛尔塔和父亲约翰·阿道夫·列胡宁在老家的院子的合影

下：我的家（阿西卡拉地方萨劳萨里村） 拍摄于战后，背景里可以看到电线



上：我和父母亲在家门口合影

下：母亲、大哥阿尔伏、二哥苏洛和我（于尔约）在月季花丛边合影

线回信说，能上中学当然好。我当时很伤心，因为那等于什么都没说。在学校里，语文、算术、地理和历史是我最喜爱的课程。我喜欢琢磨事情和学习新事物。

事后我老琢磨，也许早早就出去打工不失是一件好事。作为一个穷苦农家的孩子，挣钱和养活自己是一种直浅的想法。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许对生活的感受懂得比那些生来就腰缠万贯的人要深刻得多。我一生很幸运，我得以用多种方式体验了丰富多彩的人生。

喜爱滑雪

我小的时候热爱滑雪。我是个滑雪高手，常常赢得我们班的滑雪冠军。那时候奖品只是一把勺子，所以我攒了许多把。当然有时候，我的冠军也曾被班上同学托依伏·西尔达拉抢了去。

我是如此喜爱滑雪，我小时候最可怕的一次记忆，是我从滑雪山上摔了下来。那次我们一伙子又再登上了山顶上，正当我的好伙伴托依米·威克曼在为冲下去发怵时，我好象觉得比他勇敢。

——躲开，让老子来！说着我就猛地冲了下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一下子就栽到雪窝里，一个坚硬的树根茬子从我左腿上端腹股沟穿了进去。外翻的伤口冒着血，幸好我哥萨洛在场，他用滑雪杖把我抬回了家。父亲用邻居家的马匹把我送到万科绪地方医院。乡镇医生因为害怕肚子里有内伤，没有敢缝合伤口。

后来我被送到了拉赫底市医院，在没有发现更严重的损伤的情况下，医生就给缝合了伤口。出院之后，虽然没有什么大碍，可过了一个礼拜，我还得去万科绪地方医院进行复查。

我摔伤的那一天，一个名叫维依科·西艾达麦基的男孩子也发生了和我一样的不幸。我记得，后来当他告诉我，他是从树上掉下来的玛悌的儿子时，弄得我发蒙，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是想说他父亲什么时候曾经从树上掉下来过吗？后来弄清楚，真的就是那么回事。

爆发了战争

爆发了战争，那天赫尔辛基遭到了轰炸。拉赫底市也拉响了警报，父亲把我抱到了公共汽车站的防空洞里躲避。可我自己对那场战争没有任何印象。和战争相关的终归都是些可怕的事。有一次我和好伙伴阿依莫·卡累奥亚黑天在冰上迷了路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朝什么方向走才能回家。我们很害怕在黑暗中遇到空降侦察兵。关于空降侦察兵传得可邪乎了，还说在我们村子里看到过他们。说起来可神了，我们最终回到了自家的岸边，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什么空降侦察兵。

学还是照常上，虽说有些紧张，家里的饭也还算够吃。幸好土豆是我家地里长的，还有石头砌的很好的土豆窖。战争中，在艾于勒拜地方阿尔伏哥哥(2003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去世了)受了伤，回家养了半年。那以后他就在尤萨略霍地方当了军警，从那里他出了洋。远渡重洋后来一直也成了我的梦想。

姐姐回娘家 四个孩子和母亲在老家院子里合影 自左至右：芫奥科、母亲、阿尔伏、我(我习惯光着脚)、苏洛



新鲜鱼

如果说我冬天爱滑雪，那么夏天当然是爱游泳了。从我家到依埃图波赫亚游泳的地方有一公里多路程。

我一生都爱钓鱼。还在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绕着萨劳萨里岛岸边转悠，用树枝做的鱼竿钓鱼。多数情况下，钓到的都是些小小的石斑鱼、斜齿鳊、扁鱼，然后用枝条穿起来拿回家去下锅。用甩竿钓到过鲈鱼。

冬天我们还钻冰垂钓，有时候收获颇丰，有时候一无所获。有时候能钓到狗鱼，有时候甚至能钓到雅巴沙鱼。新鲜鱼真好吃，它是我家可怜的饭桌上很受欢迎的美味。

我们家族里我舅舅古斯塔才是真正的渔夫。他长时期主要是靠打鱼为生。他脾气暴躁，是个不和别人来往的人。就是在打仗的时候他还来信叮咛说：“我的渔具谁都不许碰！”

父亲给的会算账的脑袋

每个礼拜天都要去村里的教会学校。玛尔达妈妈是一个虔诚的信徒，她教我们做晚祷。

我的父亲脑袋很会算账，这显然由我继承了下来。在上国民学校时宗教课和算术我总是拿最高分。在我从商的事业中，算账的本领使我受益匪浅。

在我还很小和年轻的时候，我还有那么一种习惯就是喜欢阅读。靠阅读进坚信礼班，并得到好的评分。由于我刻苦阅读，我的阅读课很好，这可能是家族的遗传。我母亲和父亲的学校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。阅读总是能取得很好的评语。真的，有一次我的评语差一点给烧着了，因为父亲在把我的评语拿到离松明子那么近的地方端详时，他的眉毛都给点着了。

千真万确，这不是什么玩笑。我们家是从战后开始用上电的。战前我家点的是煤油灯和电石灯。战争时期什么都缺，点灯用的是蜡烛。有时候

蜡烛没有了，就不得不点松明子了。

过节

忏悔节的时候，村里的孩子们礼拜一晚上就聚集到一起，然后去某个草棚里或某个孩子家去过夜。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到别人家的窗户底下唱着喊叫：

——嗨咿，大蛋蛋滚到你们家的窖，屎蛋蛋滚到别人家的窖！

那样喊叫的意思，是祝愿主人家的土豆长得大大的。可如果庄园主或主妇总不出来给些糖果、鸡蛋或钞票，我们就这样唱：

——嗨咿，屎蛋蛋滚到你们家的窖，大蛋蛋滚到我们家的窖！如果这样喊还起作用，那么就胡乱骂人家一通。通常庄园人家都会出来给点什么来封嘴。

我们还有另一首歌，是这样唱的：

——嗨咿，长亚麻给你家，麻絮絮给别人家！如果从庄园人家得不到任何所期望的好礼物，和唱土豆歌时情景一样，也就骂人家一通。

过节最有意思的还是在学校的过节，这是大家都十分盼望的。在国民学校里过五朔节时节目之一是演戏，我参加演过许多次。我那时候就已经喜欢进入角色了。有一次情况是这样的：比我们年龄大一些的托依米·林德贝格导演一出戏，可他把剧本给弄丢了。这可是个相当大的难题了，哪儿也弄不到新的剧本。当初剧本我们只有一份，也没有办法去复印，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呢。

后来托依米凭记忆重新抄写了一本。几年之后在表兄昆铎·卡里奥生日聚会上见到他时，谈起了那次演戏的事。可剧本的事他一点也记得了，相反却说：

——那次是请你演工程师来的。可他说的这回事，我却是没有一点印象了，也许是由于我曾辅导过别的同学算术吧。

家兔肉很好吃

我是村里最小农家的孩子，父母都很穷。日子过得很紧巴，所以跟别的孩子在一起时，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头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家从来没有挨过饿。父母亲总操心让我家的饭够吃。在我家小小的不足 1000 平米的土地上，种土豆和萝卜等。战时，我家自己养猪，到秋天杀了，够一个冬天消受的。

正是在战争年代，当吃的不够时，母亲就得到甚至 20 公里开外的庄园去购买。当她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，背篼里总是背满吃的。

有一次，我不知从哪里弄了只家兔，很快我家的家兔就多了起来。家兔肉吃起来很香。当时我听人家说家兔很好宰杀：用锤子敲击兔子的头，扭着兔脖子放出血就得了。我和父亲就是这样办了，可兔子的血一点也

本家人在老家院子里合影 自左至右：表兄昆托·卡里奥、苏洛、表姐卡特丽·拉赫底、母亲、羌奥科 站在后面的是我



没有放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兔子缓过神来逃跑了，我们不得不重新追上它。父亲觉得最简捷的办法是用斧子，结果弄得满地血淋淋的。打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想宰杀家兔了。

我家的牛奶，是从村里一家最大的庄园埃斯科拉家买的。我经常是用奶桶提四立升回来。

我在学龄前时，有一次还曾去埃斯科拉家买过苹果，因为我们家小块地上不长苹果树。

——你掏多少钱买？埃斯科拉家的主妇问道。

——我什么钱也不掏。我回答说，——我是不掏钱来买苹果的。

当然他们哈哈大笑。最后我还是得到了苹果。

劈柴和伐木

打很小我就得干活。尽管我是家里的老小，也没有受到过特别的照顾。刚十岁多一些，白天我就要劈劈柴。和父亲一起给富有人家劈劈柴，给公司做矿坑木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，生活需要钱呀。夏天父亲去当驳船的船长，冬天大半是去伐木。这对小户人家来说，有时候是很紧巴的。

还在上学的时候，我和托依米·威克曼曾干过一个礼拜的伐木活。那时候原木还是用两个人扯的原木锯伐的。干了一个礼拜后，工地上来了木材公司的老板，名字叫林德弗斯。

——行了，你们被解雇啦！林德弗斯吼叫道，——你们甭再干伐木活了！

他认为，锯倒的原木根部茬子破碎，出不了好的原木。哎呀，这下我们倒霉了，别的人能留下来继续挣钱，而我们俩不得不滚蛋。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人炒了鱿鱼。

玩垄断

除了上学和干活外，孩子们的生活里当然还有玩耍和玩牌。除了托依米外，我的好朋友还有邻居庄园的岱尔霍·萨乌科拉和家住曼尼斯托